

杜工部草堂詩箋

二十五

杜工部草堂詩話卷第一

建安蔡

夢弼

集錄



名儒嘉話凡二百餘條

淮海秦少游進論曰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流之長
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
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
運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
是子美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
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
諸家之長子美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
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
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所謂集
大成嗚呼子美亦集詩之大成歟

鳳臺王彥輔詩話曰唐興承陳隋之遺風浮靡相矜
莫崇理致開元之間去雕篆黜浮華稍裁以雅正雖
締句繪章人既一槩各爭所長如大羹元酒者薄滋
味如孤峯絕岸者駭廊廟穠華可愛者之風骨爛然
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之詩周情孔思千彙萬狀
如古涵今無有淫浹森嚴昭煥若在武庫見戈戟布
列蕩人耳目非特意語天出尤工於用字故卓然為
一代冠而歷世千百膾炙人口予每讀其文竊苦其
難曉如義鶻行巨額老奉之句劉夢得初亦疑之後
覽石勒傳方知其所自出蓋其引物連類拮據前事
往行如是韓退之謂光燄萬丈長而世號詩史信哉

東坡蘇子瞻詩話曰太史公論詩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亂誅而不亂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
覩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
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而已
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
詩人衆矣而子美獨爲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
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後山陳無已詩話曰黃魯直言杜子美之詩法出審
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苕溪胡元任曰老杜亦自
言吾祖詩冠古則其詩法乃家學所傳耳

詩眼曰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迥出
當時流輩則司馬遷外甥故也自杜審言已自工詩
當時沈佺期宋之問等同在儒館爲交游故杜甫律
詩布置法度全學沈佺期更推廣集大成耳沈有云
雲白山青千萬重幾時重謁聖明君甫云雲白山青
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沈有云人如天上坐魚似
鏡中懸甫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是
皆不免蹈襲前輩然前後傑句亦未易優劣也

山谷黃魯直詩話曰船似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如
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之詩也雲卿得意於此
故屢用之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佺期之語也
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也苕溪胡
元任曰沈雲卿之詩源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山陰
路上行如在鏡中遊之句然李太白入青溪山詩云

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語益工也

詩眼曰黃魯直謂文章必謹布置以此槩考古人法度如杜子美贈韋見素詩云紈袴不饑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靜听而具陳之耳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風俗淳皆言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事也則意舉而文備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以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祗是走跋跋又將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

則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夫如此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見素亦不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也此詩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又云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老杜土章見素詩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遲遲不忍去之意則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其道欲與見素別則曰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此句中命意也蓋如此然後可以頓到高雅矣

鳳臺王彥輔塵史曰杜審言子美之祖也唐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間相唱和其詩有綰霧清條弱牽風紫蔓長又有寄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陪還人

之句若子美林花帶雨胭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脉蓋有家法矣

文昌雜錄曰唐歲時節物元日則有屠蘇酒五辛盤
校牙餽人日則有煎餅上元則有絲籠二月二日則
有迎富貴果子三月三日則有饅人寒食則有假花
雞毬饅雞子干堆丞餅餽粥四月八日則有饊糜五
月五日則有百索糉子夏至則有結杏子七月七日
則有金針織女臺乞巧果子八月一日則有點灸杖
子九月九日則有茱萸菊花酒饊臘日則有口脂面
藥澡豆立春則有綵勝雞燕生菜杜甫春日詩春日
春盤細生菜又曰勝裏金花巧奈寒重陽詩曰茱萸
賜朝士臘日詩曰口脂面藥隨恩澤是皆記當時之
所重也

金石錄曰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靈書余初讀杜甫
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見其詩晚
得石本其文辭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
爲一章狄丞相爲一章

秦少遊詩話曰曾子固文章妙天下而有韻者輒不
工杜子美長於歌詩而無韻者幾不可讀夢弼謂無
韻者若課伐木詩序之類是也

遜齋閑覽曰杜子美之詩悲懽驕泰發歛抑揚疾徐
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綿麗精確
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

不可以對麒麟然寄曹岳州嚴巴州兩閣老云貔虎
閑金甲麒麟受玉鞭以貔虎對麒麟爲正對矣哭章
晉之云鵬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以鵬鳥對犀牛爲
正對矣子美豈不知對屬之偏正邪蓋其縱橫出入
無不合也

後山陳無已詩話曰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
有躰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

石林葉夢得詩話曰禪宗謂雲門有三種語其一爲
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爲二截斷衆
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
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爲序余嘗戲爲
孝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以波飄
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蓋乾坤句以落
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句以
百年地迫柴門闕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斷衆流句
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

山谷黃魯直詩話曰子美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
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杜韓自作此語耳古人之
爲文章真能陶冶万物雖取古人陳言入翰墨如靈
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漫叟詩話曰詩中有拙句不失爲奇作若子美云兩
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之句是也

荅溪胡元任叢話曰律詩有扇對格第一與第三句
對第二與第四句對如少陵台州鄭司戶蘇少監詩

云得罪台州去時危奔碩儒移官逢閣後穀貴歿潛夫東坡蘇子瞻和鬱孤臺詩云邂逅陪車馬尋芳謝眺州淒涼望鄉國得句仲宣樓之類是也

漫叟詩話曰杜詩有自天題濕處當暑者來清自天當暑乃全語也東坡蘇子瞻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可謂青出於藍苕溪胡元任叢話曰子瞻此時戲徐君猷孟身之皆不飲酒不止天生此對其全篇用事親切尤可喜詩云孟嘉嗜酒日温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寧隨薄俗移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皆徐孟二人事也

呂氏童蒙訓曰陸士衡文賦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論也文章無警策則不足以傳出蓋不能竦動世人如杜子美及唐人諸詩無不如此但晉宋間人專致力於此故失於綺靡而無高古氣味子美詩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所謂驚人語即警策也

蔡條西清詩話曰子美洞庭詩云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不知子美胸中吞幾雲夢也

三山老人胡氏語錄曰子美慈恩寺塔詩乃譏天寶時事也山者人君之象泰山忽破碎則人君失道矣賢不肖混糞而清濁不分故曰涇渭不可求天下無綱紀文章而上都亦然故曰俯仰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於是思古之賢君不可得故曰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是時明皇方耽於淫樂而不已故曰惜哉瑤

池飲日宴命賢人君子多去朝廷故曰黃鵠去不
息哀鳴何所投惟小人貪竊祿位者在朝故曰君看
隨陽鴈各有稻梁謀

石林葉夢得詩話曰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
物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見其刻削之痕老杜細雨魚
兒出微風燕子斜此十字殆無一字虛設細雨着水
面爲溫魚常上浮而冷若大雨則伏而不出燕體輕
弱風猛則不能勝惟微風乃受以爲勢故又有輕燕
受風斜之句至若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
飛深深字若無穿字款款字若無點字皆無以見其
精微如此然讀之渾然全似未嘗用力此所不礙其
氣格超勝唐末諸子爲之便當入魚躍練江拋玉尺

驚穿絲柳絨金梭體矣

東坡蘇子瞻詩話曰七言之偉麗者如子美云旌旗
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
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寞無聞焉直至歐陽永叔云
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
令諸番無事著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

詩眼曰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
大即厭之然文章論當理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
麗風花同入于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爲長語上自
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
氣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有餘也子美云綠垂風折
筍紅綻雨肥梅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綺麗

其模寫景物意自親切所以妙絕古今其言春容開
適則有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遊
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其言秋景悲壯則有藍
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無邊落木蕭蕭下
不盡長江衮衮來其富貴之詞則有香回合殿春風
轉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動爐煙轉孔雀徐開扇
影還其平古則有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
音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皆出於風花然窮理盡
性移奪造化自古詩人巧即不壯壯即不巧巧而能
壯乃如是也矣

隱居詩話曰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
旌旗改色及其亡也子美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
痛稠疊西人謂杜甫之為詩史蓋為是也非但序陳
迹撫故實而已

崔德符曰少陵入哀詩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
及也兩紀行詩發秦州至鳳凰臺發同谷縣至成都
府二十四首皆以經行為先後無復差舛昔韓子蒼
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學者宜
常調誦之

茗溪胡元任叢話曰李杜畫像古今詩人題詠多矣
若杜子美其詩高妙固不待言要當知其平生用心
處則半山老人之詩得之矣若李太白其高氣蓋世
千載之下猶可歎想則東坡居士之贊盡之矣半山
老人詩云吾觀少陵詩謂與元氣侔力能排天幹九

其情而後去淵明詩云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
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垂子
美詩云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叫婦開大瓶盆中
爲吾取二公皆有位者也於田父何拒焉至於田父
有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之說則姑守陶之介父
客惜人情如何拒隣叟則何妨杜之通乎

捫蝨新話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它人詩乃諸子之
流也杜詩有高妙語如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
顧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以來
詩人無此句也心地初乃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
於漠之義也

程氏演繁露老杜七歌竹林爲我啼清晝蔡條以竹
林爲禽名恐穿鑿也竹本非啼詩人因其號風若哀
因謂之啼何必有喙者而後能啼耶說文竹之天然
似人之笑因爲笑字竹豈能笑特以象言爾非笑而
可名以笑從懷哀者觀之孰不得爲啼耶

洪內翰容齋隨筆云古人酬和詩必笑其來意非若今
人爲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諶劉琨
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載姑
取杜集數篇略紀于此高適寄杜公云媿爾東南西
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高又有詩云草玄今
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
嚴武寄杜云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杜
則云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逕欲教鋤杜公寄嚴

詩云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班遙知簇鞍馬回首白

間巖荅云卧向巴山落月時籬外黃花菊對誰跋馬

非一渡冷猿杜送韋迢迢云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志秋鴈不勝悲

迢云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又云雖無南去鴈看

取北來魚郭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杜荅云藥

裏關心詩摠廢皆如鍾磬在簾扣之則應往來反復

於是乎有餘味矣

黃常明詩杜甫有用一字凡數十處不易者如緣江

路熟俯青郊傲睨俯峭壁展席俯長流杖藜俯沙渚

此邦俯要衝四顧俯層巔旄頭俯澗漚層臺俯風渚

游目俯大江江檻俯鴛鴦其餘一字屢用若此類多

不可具述

螢雪叢說老杜詩詞酷愛下受字蓋自得之妙不一

而足如脩竹不受暑輕鷺受風斜吹面受和風野航

恰受兩三人誠用字之工也然其所以大過人者無

它只是平易雖曰似俗其實眼前事爾老妻畫紙為

甚高稚子敲針作釣鉤以老對稚以其妻對其子無

如此之親切又是閨門之事宜與智者道

黃常明詩話數物以个謂食為喫甚近鄙俗獨杜屢

用峽口驚猿聞一个兩個黃鸝鳴翠柳却遶井邊添

个个送李校書云臨歧意頗切對酒不能喫樓頭喫

酒樓下臥但使殘年喫飽飯梅熟許同朱老喫蓋篇

中大槩奇特可以映帶者也

捫蝨新話云韓以文為詩社以詩為文世傳以為戲

然文中要自有詩詩中要自有文亦相生法也文中
有詩則句語精確詩中有文則詞調流暢謝玄暉曰
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此所謂詩中有文也唐子西
曰古文雖不用偶儷而散句之中暗有聲調步驟馳
騁亦有節奏此所謂文中有詩也觀子美到夔州以
後詩簡易純熟無斧鑿痕信是如彈丸矣

黃常明詩話子美云設網萬魚急蓋指聚斂之臣苛
法侵漁使民不聊生乃萬魚急也又云能者操舟疾
若風撐突波濤挺义入小人舞智趨時巧宦數遷所
謂疾若風也殘民以逞不顧傾覆所謂挺义入也日
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鱸鮓隨雲雷魚不得其所龍豈
能安居君與民猶是也此與六義比興何異吾徒何
爲縱此樂暴戾天物聖所哀此樂而能戒又有仁厚
意亦如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不專爲取魚也退
之義魚曰觀樂憶吾僚異此意矣

黃常明詩話賈生終童欲輕事征伐大抵少年躁銳
使縣歷老成當不如此昔人欲沉孫武於五湖斬白
起於長平誠有謂哉嘗愛老杜云慎勿吞清海無勞
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又有安得壯士挽
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安得務農息戰鬪普天無吏
橫索錢顧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深不眠憂戰伐無力
正乾坤其愁歎憂戚蓋以人主生靈爲念孟子以善
言陳戰爲大罪我戰必克爲民賊仁人之心易地皆
然

捫蝨新話陶淵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采菊
之際無意於山而景與意會此淵明得意處也而老
杜亦曰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予愛其意度閑雅
不減淵明而語句雄健過之每詠此二詩便覺當時
清景盡在目前而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茲爲可
貴

古今詞話蜀人將進酒嘗以爲少陵詩作瑞鷓鴣唱
之昔時曾從漢梁王濯錦江邊醉幾場拂石坐來衫
袖冷踏花歸去馬蹄香當初酒賤寧辭醉今日愁來
不易當暗想舊遊渾似夢芙蓉城下水茫茫此詩或
謂杜甫或謂鬼仙或謂曲詞未知孰是然詳味其言
唐人語也首先有曾從漢梁王之句決非子美作也
况集中不載灼可見矣不知楊曼倩何所據云

杜工部草堂詩話卷之二

建安 蔡 夢弼 集錄

三山老人語錄曰子美送嚴武還朝詩云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是勸以仗節死義也

橫浦張子韶心傳錄曰讀子美野色更無山隔斷山光直與水相通已而嘆曰子美此詩非特為山光野色凡悟一道理透徹處往往境界皆如此也

東萊呂居仁曰詩每句中須有一兩字響響字迺妙指如子美身輕一鳥過飛鷲受風斜過字受字皆一句響響字也

丹陽洪景廬容齋隨筆曰張文潛暮年在死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老杜玉華宮詩不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為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模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

也遂誦其離黃州詞偶同此韻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瀉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下昏昏煙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吏實二載鄰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淚為一灑篙工起鳴鼓輕櫓捷於馬聊為過江宿寂寂歷歷樊山夜此其音響音節奏固似之矣讀之可嘿論也

橫浦張子韶心傳錄曰陶淵明詩云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若淵明與子美相易其語則識者往往以謂子美不及淵明矣觀其二云雲無心鳥倦飛則可知其本意至於水流而心不競雲在而意俱遲則與物初無間斷氣更混淪難輕議也

丹陽洪景廬容齋隨筆曰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嘆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

得真致此悄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無
丹青高堂見生鵲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荇香之句是也以真
爲假以假爲真均之爲妄境耳人生萬物事如是何特此耶
山谷黃魯直詩話曰陶淵明責子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
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
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
齡但覓黎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觀淵明此詩想見
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
愁嘆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詩云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
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生子賢
與愚何其挂懷抱子美困頓於三川蓋爲不知者詬病以爲
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耳其名曰
遣興可解也俗人便謂譏議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東坡蘇子瞻詩話曰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
多誤會予八陣圖詩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世人皆以謂
先主武侯皆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
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有吞吳之意此
爲恨耳王彥輔塵史曰子美善用故事及常語多倒其句而
用之蓋如此則語峻而體健如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之
類是也

建安嚴有翼藝苑雌黃曰劉夢得詩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
衣巷口夕陽斜舊來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朱雀橋
烏衣巷謝衣也皆金陵故事輿地志晉時王導自立烏衣宅
宋時諸謝曰烏衣之聚皆此巷也王氏謝氏乃江左衣冠之
盛者故杜甫詩云王謝風流遠又云從來王謝郎是也比觀
劉斧摭遺小說又曰王樹金陵人世以航海爲業一日海中

失船泛一木登岸見一翁一媪皆衣阜引謝至所居
乃烏衣國也以女妻之既久謝思歸復乘雲軒泛海
至其家有二燕棲於梁上榭以手招之即飛來臂上
取片紙書小詩繫於燕尾曰誤到華胥國裏來玉人
終日苦憐才雲軒飄去無消息洒淚臨風幾日迴來
春燕又飛來榭身上有詩云昔日相逢真數合如今
睽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鴈飛至
來歲竟不至因目榭所居為烏衣巷劉斧乃改謝為
榭以王榭為一人姓名其言既怪誕遂托名於錢希
白終篇又取劉夢得詩以實其事希白不應如此之
謬是直劉斧之妄言耳不足信也

鳳臺王彥輔廳吏曰古之善賦詩者工於用人語渾
然若出於己意予於李杜見之顏延年赭白馬賦曰
日刷幽燕書秣荆楚子美驄馬行曰晝洗須騰涇渭
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馬歌曰雞鳴刷燕暮秣
越蓋皆用顏賦也韓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艷萬丈
長信哉

鳳臺王彥輔廳吏曰世言子美卒於耒陽故寰宇記
亦載其墳在縣北二里不知何緣得此唐新書乃稱
耒陽令遺白酒黃牛一夕而卒此承襲傳聞而未嘗
劾實也也得臣觀子美僑寄巴峽三歲大曆三年二
月始下峽流寓荆南徙泊公安久之方次岳陽即四
年冬末也既過洞庭入長沙乃五年之春四月遇臧
玠之亂倉皇往衡陽抵耒陽舟中伏枕又畏瘴癘復
由湘而下故有迴棹之作其末云舟師煩爾送朱夏及
寒泉又登舟將適漢陽云春宅奔波去秋帆催客歸
蓋迴棹在夏末此篇已入秋矣繼之以暮秋將歸秦
留別湖南幕府親友云北歸衝雨雪誰憫蔽貂裘則
子美北還之迹見此三篇為詳安得卒於耒陽耶要
之卒當在潭岳之間秋冬之際按元微之子美墓誌
稱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
于荆拜余為誌辭不能絕其略係曰嚴武狀為工部
員外郎叅謀軍事旋又弃去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
旅殯耒陽

丹陽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寄身於兵戈騷屑之

中感時對物則悲傷係之如感時花濺淚是也故作詩多用一自字田父泛飲詩云步屨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遣興詩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憶弟詩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滕王亭子詩云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言人情對景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

臨川王介甫曰老杜云詩人覓來往下得覓字大好
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下見字起字即小兒言語只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夫也

丹陽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曹將軍丹青引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元微之去杭州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爲清門則知子美於當時已爲詩人所欽伏如此殘膏餘馥沾丐後人宜哉故微之云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也

甫陽鄭景韋離經曰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杜子美則麟遊靈囿鳳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二豪所得殆不可以優劣論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類甚多如喜弟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鵬鴉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烏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江閣卧病詩云滑憶馱孤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不顯堯寄張山人詩云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如此之類多矣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

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
撫墳徒自傷李太白亦時有此格毛遂不墮井曾參
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行感慈親是也

丹陽葛常之韻語陽秋曰五言律詩於對聯中十字
作一意詩家謂之十字格如老杜放船詩云直愁騎
馬滑故作泛舟迴對雨詩云不愁巴道路恐濕漢旌
旗江月詩云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露巾是也

建安嚴有翼藝苑雌黃曰古人用韻如文選古詩杜
子美韓退之重複押韻者甚多文選古詩押二捉字
曹子建美女篇押二難字謝靈運述祖德詩押二人
字南園詩押二同字初去郡詩押二生字沈休文鐘
山應教詩押二足字任彦昇哭范僕射詩押三情字

兩生字陸士衡赴洛詩押二心字猛虎行押二陰字
擬古詩押二音字豫章行押二陰字阮嗣宗詠懷詩
押二歸字王正長雜詩押二心字張景陽雜詩押二
生字江淹雜體詩押二門字王仲宣從軍詩押二人
字杜子美韓退之蓋亦效古人之作子美飲中八仙
歌押二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三前字園人送瓜詩押
二草字上後園山脚押二梁字北征押二日字夔州
詠懷押二旋字贈李祕書押二虛字贈李邕押二厲
字贈汝陽王押二陵字喜峯薛遷官押二萍字退之
贈張籍詩押二更字二狂字二鳴字二光字岳陽樓
別竇司直押二向字李花押二花字雙鳥押二州字
二頭字二秋字二休字和盧郎中送盤谷子押二行

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
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挺之政事皆不復見矣蓋當時
盜賊未息歎舊懷賢而作者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杜甫累不第天寶十二載明皇
朝獻大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二篇帝奇之使待制
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故有贈集賢崔子二學士詩
云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閭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
尊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風隨鷓鴣路隨水到龍
門是時陳希烈韋見素爲宰相而崔國輔于休烈者
皆集賢學士也故末句云謬稱二賦在難述二公恩
可謂不忘於藻鑑之重者也按唐史是歲八月見素
代陳希烈爲丞相而甫集有上見素詩云持衡留藻

鑑聽履上星辰則甫之文爲見素所賞非希烈也

古汲高元之茶甘錄曰子美於天寶十二載獻西嶽
賦故集有贈獻納使陳舍人詩云舍人退食收封事
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隨青瑣闥晴窻點檢白雲
篇末章云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其云
更有河東賦當是獻西嶽賦時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當干戈騷屑之際間關秦
隴負薪拾招餉餉不給困鎖極矣自至蜀依裴冕始
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來往之勞備載於詩皆可考
也其曰萬里橋西宅百花潭上莊者言其地也經營
上元始斷手寶應年言其時也雪裏江船度風前徑
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言其景物也至於莫

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深則乞榷木於何少
府之詩也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則乞
果於徐少卿之詩也王侍御携酒草堂則喜而爲詩
曰故人能領客携酒重相看王錄事許草堂貲不到
則戲而爲詩曰爲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蓋其流離
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其經營之勤
如此然未及黔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閬其心則未
嘗一日不在草堂也遣弟檢校草堂則曰鵝鴨宜長
數柴荆莫浪開寄題草堂則曰尚念四松小蔓草易
拘纏送韋郎歸成都則曰爲問南溪竹抽梢會過墻
塗中寄嚴武則曰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
端每致意如此及成都亂定再依嚴爲節度叅謀復
歸草堂則曰不忍竟捨此復來雜榛蕪入門四松在
步堞萬竹疎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徬徨無依
復捨之而去以唐史及公詩攷之草堂斷手於寶應
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秋公寓夔州雲安
縣有此草堂者終始祇得四載而其間居梓閬三年
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僅閱
歲而已其起居寢食之興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
勞可謂一卅之羈人也然自唐至今已數百載而草
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詩以爲不朽之傳蓋
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張均張均兄弟承襲父寵致位
嚴近皆負文材覬覦端揆明皇欲相均而抑於李林

甫欲相均而奪於揚國忠自此各懷觖望安祿山盜國均相祿山而均亦受僞命肅宗反正兄弟各論死非房瑄力救豈能免乎老杜贈均詩云通籍踰青瑣亨衢照紫泥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言均爲中書舍人刑部尚書時也贈均詩云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言均尚寧親公主禁中置宅也二人恩寵烜赫如是則報國當如何而乃斃亂天理下北逆賊反噬其主夫豈人類也哉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北征詩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爺背面啼垢膩脚不襪方是時甫方脫身於萬死一生之地得見妻兒其情如是泊至秦中則有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之句至成都則有老妻夏坐痺幼女問頭風之句觀其情慘已非北征時比也及觀進艇詩則曰書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江村詩則曰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其優游愉悅之情見於嬉戲之間則又異於秦益時矣古返高元之茶甘錄曰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顧爾之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其責子篇則曰雖有五男兒揔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告儼等疏則曰鮑叔管仲同財無猜婦主伍卒班荆道舊而况同父之人哉則淵明之子未必賢也故杜子美論之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然子美於諸子亦未爲忘情者子美遣興詩云驥子好男兒前年學

語時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又憶幼子詩云別離
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憶渠愁祇睡多背俯晴軒得家
書云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元日示宗武云汝啼
吾手戰觀此數詩於諸子鍾情尤甚於淵明矣山谷
黃魯直乃云杜子美困於三蜀蓋為不知者詬病以
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譏宗武失學故寄之淵明爾俗
人便為譏病所謂癡人面前不必說夢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月輪當空天下之所共視故謝
莊有隔千里共明月之句蓋言人雖異處而月則
同瞻也老杜當兵戈騷屑之際與其妻各居一方自
人情視之豈能免閨門之念而它詩未嘗一及之至
於明月之夕則遐想長思髮形詩什月夜詩云今夜

鄜州月閨中祇獨看繼之曰香羅雲鬢濕清輝玉臂
寒一百五日夜對月詩云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
繼之曰此離放紅藥想象巖青峨江月詩云江月光
於水高樓思殺人繼之曰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顛
其數致意於閨門如此其亦謝莊之意乎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省宿詩云明朝有封事數
問夜如何蓋愛君欲諫之心切則通夕為之不寐想
其犯顏逆耳必不為身謀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成都記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
好稼穡治郫城後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故
子美云昔日蜀天子化為杜鵑似老鳥又曰古時杜
鵑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又曰我見常再拜重是

古帝龜博物志稱杜鵑生子寄之它巢百鳥為飼之
故子美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乃為餒其子禮
若奉至尊又云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為哺雛
子美集中杜鵑詩行此二篇皆以杜鵑比當時之君而
以哺雛之鳥譏當時之臣不能奉其君曾百鳥之
不若也最後一篇徒言杜鵑垂血上訴不得其所蓋
託興明皇蒙塵之時也故末句云豈思舊日居深宮
嬪嬙左右如花紅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古今詩話載子美因見病瘧者
曰誦吾詩可療今誦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蕭
大夫之句病遂愈余謂子美固嘗病瘧矣其詩云患
瘧三秋孰可忍又云三年病瘧疾子美於此時何不

自誦其詩而自已疾耶是靈於人而不靈於已也

謂誦杜詩能除瘧病有是理蓋言其詩辭典雅讀之喉然不覺沉痾之去解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余嘗謂知人雖堯帝猶以為難
而杜子美之曾祖姑乃能知唐太宗於側微之時識
房杜輩於賤貧之日子美乃形其語於詩曰向窺窺
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
大名皆因此人手噫一何異耶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麗人行專言秦虢宴游之
樂末章有當軒下馬入錦茵且莫近前丞相嗔之句
當是謂楊國忠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老杜北征詩云憶昔狼狽初事
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襄中有誅褒如其意謂明皇英

斷自誅妃子與夏商之誅褒姒不同老杜此語出於
愛君而曲文其過非至公之論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爲左拾遺會房琯以陳濤
之戰敗罷相甫上疏力救琯肅宗大怒詔三司雜問
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故甫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
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蒼蓋感其救已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避亂秦蜀衣食不足不免
求給於人如贈高郵州客夜狂夫蒼裴道州簡韋十
凡五篇觀此可見其艱窘而有望於朋友故舊也然
當時能賙之者幾何人哉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身遭離亂復迫衣食足跡
半天下自少時遊吳及越以至作諫官奔走州縣既
皆載於壯遊詩矣其後贈韋左丞詩云今欲入東海
即將西去秦則自長安之齊魯也贈李白詩云亦有
梁宋遊方期拾瑤草則自東都之梁宋也發同谷縣
云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始來茲山中休駕居地
僻柰何物迫累一歲四行役則自隴右之劍南也留
別章使君云終作適蠻荆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
掛席上南斗則自蜀之荆楚也夫士人既無常產爲
飢所驅豈免仰給於人則奔走道塗亦理之常爾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高自稱許有乃祖之風上
書明皇云臣之述作沈鬱頓挫揚雄枚臯可跂及壯
遊詩則自比於崔魏班揚又云氣劘岳壘目短曹
劉墻贈韋左丞則曰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甫以

詩雄於時自比諸人誠未爲過至竊比稷與契則過矣唐史氏稱甫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豈自比稷契而然耶至云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塔斯時伏青蒲建事守御床其忠盡亦可嘉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山谷黃魯直謂後山陳無已云學詩如學道此豈尋常雕章繪句者之可擬哉客有謂立方言後山詩其要在於點化杜甫語爾杜云昨夜月同行後山則云勤勤有月與同行杜云林昏罷幽磬後山則云林昏出幽磬杜云古人日已遠後山則云斯人日已遠杜云中原鼓角悲後山則云風連鼓角悲杜云暗飛螢自照後山則云飛螢元失照杜云秋覺追隨盡後山則云林湖更覺追隨盡杜云文章千古事後山則云文章平日事杜云乾坤一腐儒後山則云乾坤著腐儒杜云孤城隱霧深後山則云寒城著霧深杜云寒花只暫香後山則云寒花只自香如此類甚多豈非點化老杜之語而成者立方謂不然後山詩格律高古真所謂碌碌盆盎中見此古蠶洗者用語稍同乃是讀少陵詩精熟不覺在其筆下又何足以病公乎

諸儒詩話子美戲作俳諧體遣悶云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養或讀爲上聲或讀爲去聲沈存中筆談以烏鬼爲烏猪謂其俗呼猪作烏鬼之聲也蔡寬夫詩話以烏鬼爲巴俗所事神名也冷齋夜話謂巴俗多事烏蠻鬼以臨江故頓頓食黃魚耳素湘雜記以

鸕鷀爲鳥鬼謂養之以捕魚也然詩辭事略又謂楚
峽之間事烏爲神所謂神鴟也故元微之有詩云病
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夢弼謂當以此事略之言爲
是也蓋養烏鬼食黃魚自是兩義皆記巴中之風俗
也峽中黃魚極大者至數百斤小者亦數十斤按集
有詩云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大長大
不容身是也然是魚豈鸕鷀之所能捕哉彼以烏鬼
爲鸕鷀其謬尤甚矣或又曰烏鬼謂猪也巴峽人家
多事鬼家養一猪非祭鬼不用故於羣猪中特呼烏
鬼以別之也今並存之

廣陵馬永卿嬾真子錄曰唐時前輩多自重而後輩
亦草仰前輩而師事之此風最爲淳厚杜工部於蘇
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首云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
得之名譽早又云坐中薛華善醉歌醉歌自作風格
老且一篇之中連呼三人之名想見當時士人一經
老杜品題即有聲價故世願得其品題不以呼名爲
耻也近世士大夫老幼不復篤厚雖前輩詩中亦不
敢斥後進之名而後進亦不復尊仰前輩可勝嘆哉
庚溪詩說士人程文窮日力作一論既不限聲律復
不拘詩句尚罕得反復折難使其理判然者觀赴奉
先詠懷五百言乃聲律中老杜心迹論一篇也自杜
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其
心術祈嚮自是稷契等人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
與飢渴由已者何異然常爲不知者所病故曰取笑

同學翁世不我知而所守不變故曰浩歌彌激烈又云非無江海志蕭洒送日月當今廊廟具建厦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言非不知隱遁爲高也亦非以國無其人也特廢義亂倫有所不可以效悞生理獨恥事干謁言志大術踈未始阿附以借勢也爲下士所笑而浩歌自若皇皇慕君而雅志棲遁旣不合時而又不爲低屈皆設疑互合屢致意焉非巨刃有餘孰能之乎中間鋪叙間關酸辛宜不勝其戚戚而默思失業途因念遠戍役所謂憂在天下而不爲小已失得也禹稷顏子不害爲同道少陵之迹江湖而心稷契豈爲過哉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窮也去嘗無志於國與民其達也未嘗不抗其易退之節聖謀先定出處一致矣是時先後周復正合乎此音人曰元和賀雨詩爲諫書余特目此詩爲心迹論也

碧溪詩話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餘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杜陵窮年憂黎民歎息腸內熱胡爲將暮年憂世心力弱宿花石戍云誰能扣君門下令減征賦寄柏學士云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仁心廣大異夫求宥之螻蟻輩真得孟子所存矣東坡先生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爾愚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

古今詩話老杜紅飯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此語反而意竒退之詩云舞鑑鸞鳥窺沼行天馬渡橋亦倣此理

杜氏譜系

謹按唐書杜甫傳及元稹墓誌晉當陽成侯預下十世而生依藝以監察御史令於河南府之鞏縣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京兆府奉天縣令閑生甫左拾遺尚書工部員外郎甫生二子宗文宗武夢弼今以杜氏家譜考之襄陽杜氏出自晉當陽成侯預而佑蓋其後也佑生三子師損式方從郁師損三子詮愉羔式方五子惲惲宗怡滔從郁二子牧顓羣從中宗官最高而牧名家著杜氏凡五房一京兆杜氏二杜陵杜氏三襄陽杜氏四涇水杜氏五濮陽杜氏而甫一派又不在五派之中甫與佑既同出於預而家譜不載何也豈以其官不達而諸杜不通譜系乎何家譜之見遺也東塾蔡夢弼因覽其譜系而爲之書

